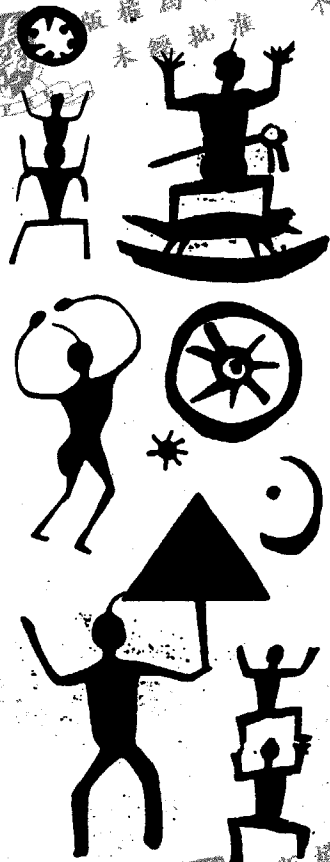


劉以鬯先生建議將他的這本選集定名為《劉以鬯實驗小說選》，這使我的編選和評說一下變得沉重。我必須拿出十二分的認真和謹慎。因為，我知道——「實驗小說」不但是劉以鬯樹立在香港文壇的一面旗幟，而且是他畢生追求的歸宿和實績。不管面對甚麼樣的人的甚麼樣的畢生追求，我們都不能不肅然起敬。我深感自己工作的神聖。我希望能夠通過我的編選和評說，讓我們能夠了解一個人，了解他的感情和看法，了解他的畢生追求及其實現。

劉以鬯的實驗小說

說(一)——《劉以鬯實驗小說選》後記

李今



的「娛樂自己」的。對於前者的產物，劉以鬯斥之為「全是垃圾，必須拋掉」，只有後者才為他編選成集。劉以鬯對自己的商品文字和藝術創作的嚴格劃分，反映了一個藝術家在現代商業社會的「被迫」與「不甘」，「屈從」和「尊嚴」，顯示了人的困境和人在這個困境中的一種不可為而為之的堅守和抗爭。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劉以鬯要以實驗小說解救小說作為一種文類所面臨的危機。在《小說會不會死亡？》一文中，他引述了J.M.的說話「心理學與歷史智識的增進，加上社會理論的發展，使小說開始在世界各國衰微了。」也就是說，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小說反映社會的認識價值，還有電影、電視業的發展降低了小說創造形象的審美價值，曾經牢固地支撐着小說「藝術之王」地位的主題、人物、故事情節諸要素在現代社會受到了其他藝術種類和人文科學的排擠。面對小說藝術的各種功能全面受到削弱的狀況，劉以鬯更着眼於小說藝術的內部，他明確指出：「使小說的地位發生根本性的動搖，『主要是創作方法』，傳統方法置小說藝術於絕境，尋求新的創作方法將會拯救小說藝術於絕境。」小說死亡的時候，可能也是小說再生的時候，因而他號召「作一個現代小說家，必須有勇氣創造並試驗新的技巧和表現方法，以期追上時代，甚至超越時代。」由此顯示出實驗小說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和代表了現代小說在中國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趨向，就是在今天的大陸文學界仍不失其前衛及獨創的價值，為探索中國現代小說藝術的新發展和新境界開拓了新路，值得我們認真探討和認識。

一、劉以鬯的實驗小說理論

可以肯定地說，劉以鬯並未發明出一套關於文學的新概念，並未形成一種新的文學流派的理論。二十世紀整個西方文學觀念的急劇變化和繁聲喧嘩的多元狀態，使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幾乎是林林總總，面面俱到。作為一個受影響者，劉以鬯的特點不在發現，而在選擇，他在吸收、消化、綜合、改造的過程中，逐漸凸現出個人的特點和所強調的重點，從而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實驗小說理論。

任何一種新的文學流派的出現，都絕不單純是一種新的創作方法的出臺，而是整個文學觀念和文學價值觀的更新，對這二者的重新認識和界定也是劉以鬯建築自己的實驗小說理論的基石。

首先在文學本體論的層面上，對「文學究竟是什麼？」劉以鬯提供了一個自己的回答。他明確提出「文學是一種藝術」。這種泛泛而論大概不會有人反對，但他又進一步為藝術下定義說：「藝術是作家創造形象的手段」，「沒有技巧就沒有藝術」，也就是沒有文學。他還借用新批評派的觀點說：「形式是文學的本質」。這

打鼓動任何具有獨創性的摒棄傳統文體，打破傳統規則的新說作品出現。

劉以鬯視文學為「一種藝術」和「一種創造」的文學觀念，使他把小說創作看成是一種嚴肅而純粹的藝術創造活動，以極大的注意力關心那些能夠揭示敘述性本文的文學身分的特徵和特性，幾十年如一日汲汲於小說形成的實驗與創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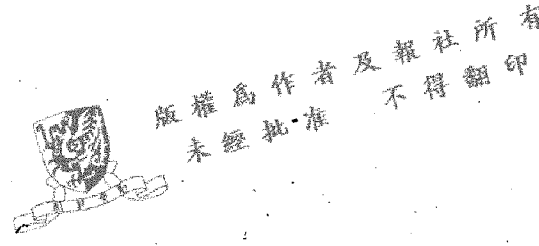
當然，無論劉以鬯提倡實驗性的小說，還是他進行小說實驗的實踐，無疑在他面前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勞倫斯、福克納等一大批西方現代小說藝術家以及加西亞、馬蓋斯等拉丁美洲小說藝術家早已為他提供了學習的樣板，指出了探索的道路，他們把小說與幻想、與歷史、與寓言、與詩、與傳記、與戲劇等相結合的實驗，都已進入劉以鬯研究吸收的視野，但如何把這些方式和技巧移入現代中國的小說領域，不能不說仍是一次艱巨的創造。

與西方現代小說家一樣，劉以鬯也把探求人類的「內在真實」作為他藝術創作的目的。他認為反映表象表面所得的「真實」，終究不是真正的「真實」，傳統的現實主義儘管以「真實」相標榜，事實上也不能做到真正的「真實」。在劉以鬯的心目中，所謂「內在真實」即是「人的內

心衝突」，是「靈魂鬥爭」。他認為處在這個「苦悶的年代」，「人生變態和善與惡的戰場」，潛意識對每個人思想和行動所產生的影響，較外在環境所能給予他的多得多。因而，探求個人心靈的飄忽，心理的變幻，描寫積累在我們內心深處而又不斷地湧現到我們意識表層的各種印象，不僅是真正的「真實」也是小說的長處。儘管劉以鬯強調內心真實是矛盾的，捉摸不住，飄忽不定的，作家在進行藝術表現時可以是混亂的、難懂的，甚至不易理解的，但他堅持藝術創作可以不易理解，但不能不可理解，藝術家在探求內心真實時，單靠感覺，或無理可喻的新奇是走不出路子來的。

劉以鬯對現代小說家應探求內心真實的主張並不像有些西方現代小說家那樣極端，完全排斥外部世界外部行為的描寫，把一切外在的東西都稱為必須剔除的「雜質」，他還主張描繪自我與客觀世界的鬥爭，表現客觀世界對人內心的壓力以及人在承受這外在世界壓力時的「內在感應」。這種感應外在壓力時的「內在感應」正是內心真實的一個方面，只不過它是建立在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的聯繫上，也正是在這種聯繫和結合上，更顯示出劉以鬯理論和創作實踐的特色。

與此相應，劉以鬯提出要以「橫斷面」的方法「去探求人類的『內心真實』」。我理解所謂「橫斷面」不僅包含着對社會瞬間全景式的畫面和個人心理的幻變及思想的意象這類的內容意義，也包含着劉以鬯經常提到的「格局」這樣的組織結構的意義。劉以鬯所說的「格局」來自弗斯特的小說理論，在《小說面面觀》中，「PLOT」這個詞在內地被譯為「情節」，在香港或被譯為「格局」。他借用弗斯特關於情節（格局）與故事相區別觀點，表達自己對格局的看法：「故事只是依照時間順序敘述事件，格局也敘述事件，但着重因果關係。」認為「好的小說必定是經過悉心安排的。不經過刻意的經營，不可能寫出好的小說」，因而進



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一步推論「沒有格局的敘述是故事。有格局的敘述才是小說。」把「Plot」是理解為情節，還是格局，有一個小小的差異，很清楚地「格局」這種譯法更突出了事件的敘述，它的組織和結構，而「情節」這個詞容易給人以事件本身的印象。事實上，弗斯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把「Plot」作為一種「高級的技巧」，「一連串布局的集合體」來論述的。劉以鬯以弗斯特的這一觀點為依據，但比弗斯特走得更遠，他不僅在布局（情節）與故事之間做出了區分，而且在小說與故事之間劃了一條嚴格的界綫，把單純寫故事而無格局的作品驅逐出了小說藝術王國的領域。也正是按照這樣的界綫，他評價說：「現代中國短篇小說多數依照一條單綫平鋪直叙，既無組織，也缺乏適當的安排。」因而斷定：「五四以來的短篇創作多數不是嚴格意義的短篇小說。」

劉以鬯之看重格局是因為他認為過去傳統小說「那種『自根至葉』的單綫敘述絕對不能完完全全地表現更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只有運用橫斷面的方法去探求個人心靈的飄忽，心理的幻變並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真切地、完全地、確實地表現這個社會環境以及時代精神。」這樣，小說敘述橫斷面的格局就成為現代小說區別於傳統小說的一大標誌。劉以鬯看到傳統小說的曲折情節已由回憶、想像、議論、心理分析及意象等斷片式的描寫所取代，傳統敘述的時間序列，甚至因果序列已被打亂，如何把這些載有各種信息和背景，涉及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零碎材

料交織聯繫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把組織和秩序，或說是形式加於混亂之上，就成為現代小說敘述的關鍵性問題，甚至可以说，現代小說的形式問題也就是格局問題。至少是現代小說形式的中心問題。也許劉以鬯的「橫斷面的方法」、「格局」、「形式」等，所指都不特別具體，但從對這些詞語的表達中包含着劉以鬯對二十世紀小說藝術的領悟和感覺，在小說藝術中突出結構因素正反映了二十世紀從變化轉向平面的分布與配置。正像美國學者詹姆斯·M·柯蒂斯所總結的那樣，現代主義者顯示出「他們自己是空間和結構而不是時間和序列的支持者。」實際上，劉以鬯的實驗小說比他的理論更能清楚地表現出這一特徵。

在小說領域，純文學身分的特徵和特性，除了「格局」之外，劉以鬯所看重的就是文字了。他一再反覆強調「文字是語言的藝術」，「文字之於小說，一若顏色之於繪畫。如果小說家不能象詩人那樣駕馭文字的話，小說不但會喪失『藝術之王』的地位；而且會縮短小說藝術的生命。」劉以鬯對小說的文字看得如此重要，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當詩歌位於文學藝術殿堂的寶座，而小說被視為「庶出」，「街談巷語」之時。詩歌高貴而曲高和寡，小說卑微而廣為流傳。現在當電影、電視作為大眾文化的媒介，越來越取代了小說往昔的位置時，就難免要讓小說向詩歌看齊了。在劉以鬯心目中，小說應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形式，一種講究格局的組織藝術，一種講究語言的文字藝術。在這裏，文字的功能已不僅僅是「思想的外衣」，表現人物、情節的手段，而本身即是具有欣賞價值的藝術，決定着小說高下層次的藝術水準。所以劉以鬯不僅把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做了嚴格區分，而且在小說與故事之間做了嚴格區分。也正是從文字語言藝術的標準出發，劉以鬯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中特別地推崇端木蕻良，認為「端木蕻良為小說的藝術理想。」

如果我們把劉以鬯的內在真實、格局、文字等觀點聯繫在一起考慮，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對小說藝術所強調的重點已與傳統的由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所構成的小說理論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進入他興趣中心的已由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轉向人物的內心和靈魂；由在人物間直接行動的基礎上安排曲折的情節轉向精心地巧構「細節交錯」的格局；由具體細緻地描繪社會及自然環境而顯示照相式的寫實能力轉向通過富於「象徵和暗喻」的詩的文字和意象而顯示想像產物聯想的能力。劉以鬯的實驗小說理論，既表現出他對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借鑒，也反映出他在借鑒過程中的選擇，代表了他進行小說形式實驗的興趣中心和努力的方向，這不僅從他的小說理論，而且從他的小說批評和小說創作上都可見出。事實上，劉以鬯並不着力於新穎小說理論的建構，在這方面非常喜愛引用其他人的觀點來表達自己想法。他所致力的是提倡一種大膽的實驗探索精神，追求一種嶄新的藝術形式實驗和實踐。他的小說創作更為具體，更加勇敢，更有創地實踐了這種實驗探索的精神。



劉以鬯的實驗小說

說(二)——《劉以鬯實驗小說選》後記

李今